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經集傳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

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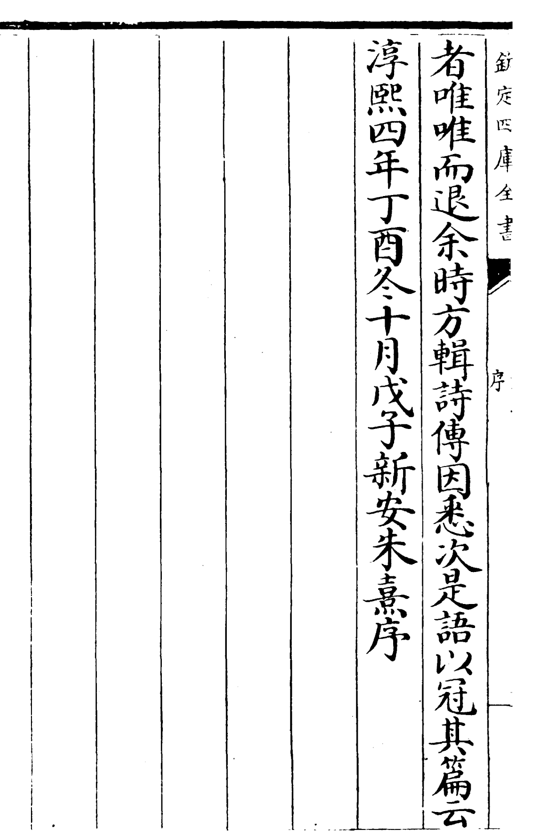
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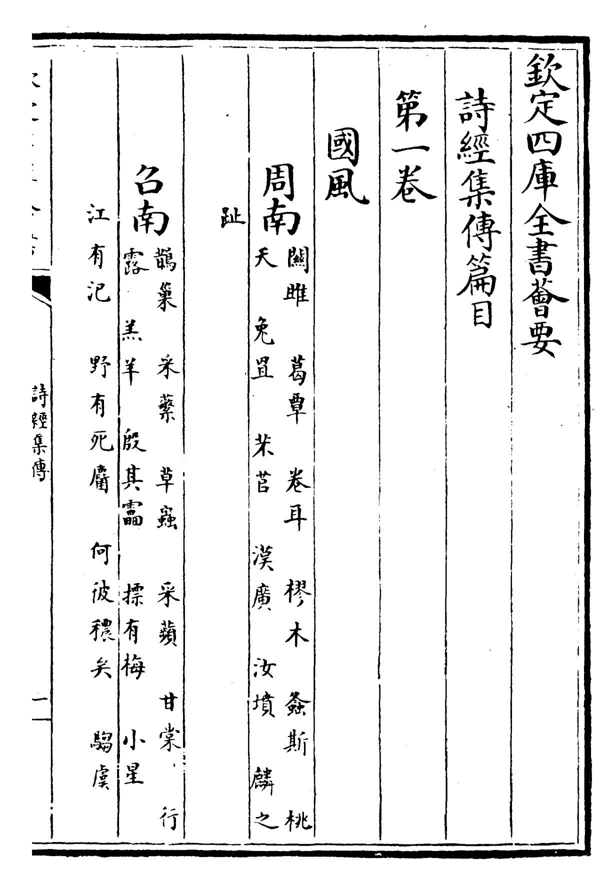
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

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閑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

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詩經集傳篇目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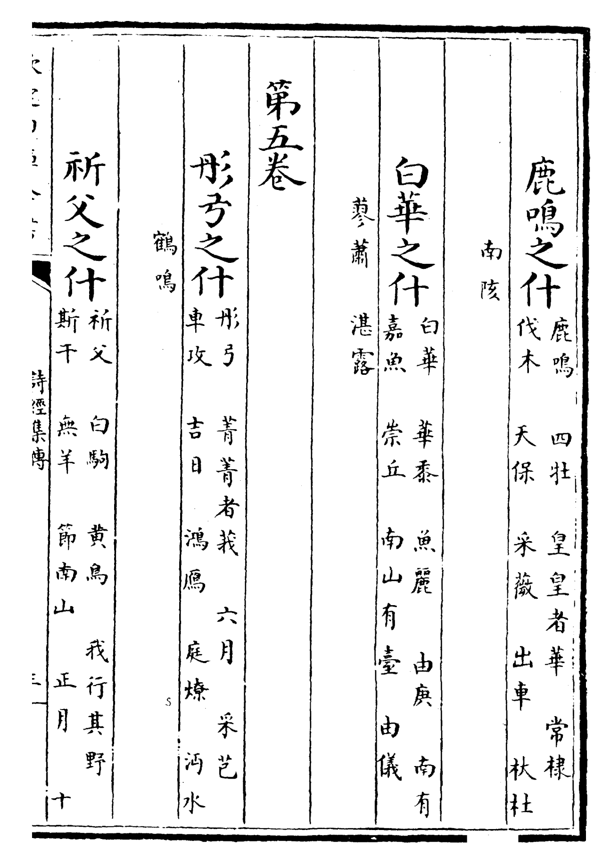
國風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小雅



第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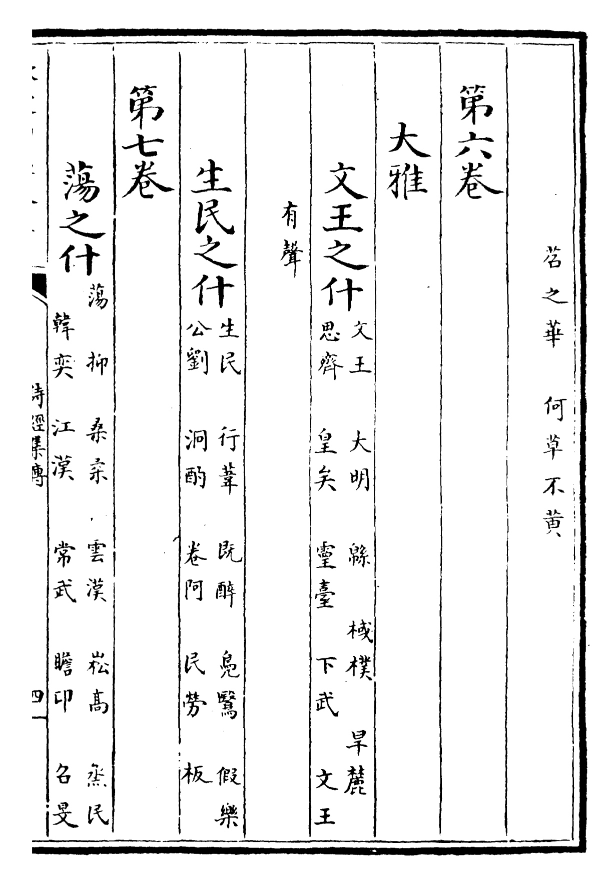
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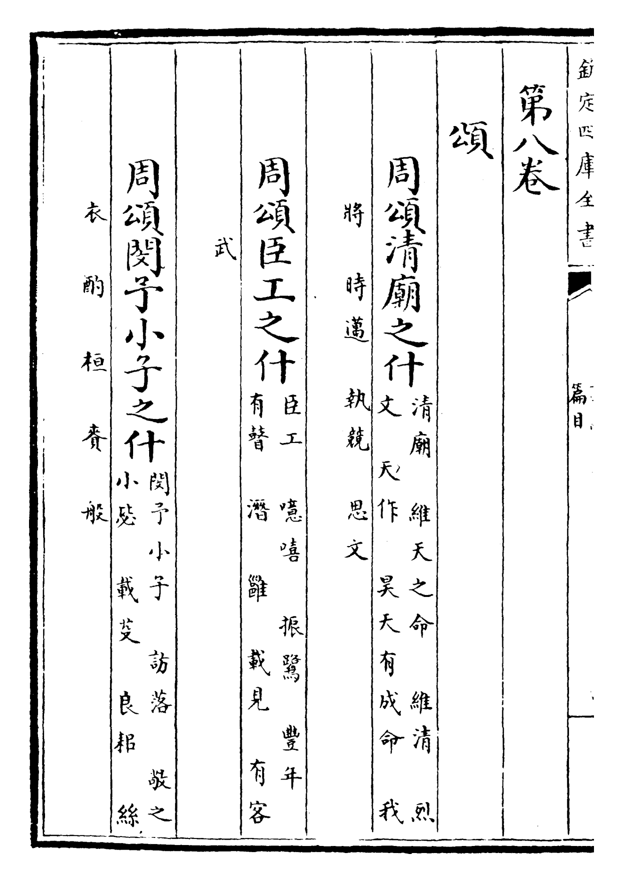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第六卷

大雅

第七卷



第八卷

頌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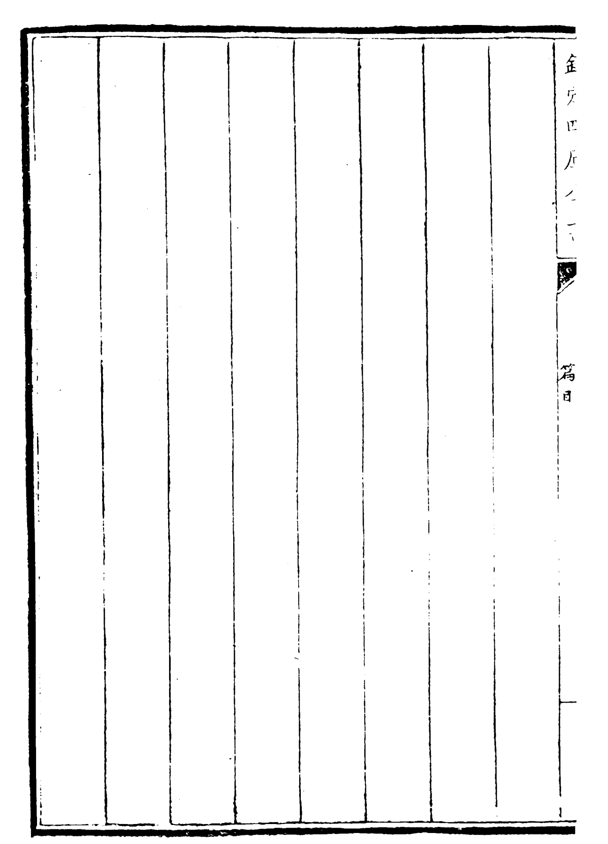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臣等謹案詩經集傳八卷宋朱子撰宋志作二十卷文獻通考於集傳外尚有詩序辨說一卷統為二十一卷今本既不載序辨說而卷數復不符朱子嘗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有所更定陳振孫云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較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此

卷帙所由不同歟第未知此所傳者竟何本也朱子說詩盡去二序而集中有廣青衿之疑問句却用序說後人惑之要其涵濡諷詠務得性情之正此固律世之大防已其叶韻則其孫承議郎鑑取吳棫所著毛詩補音之說入之後儒不察以為亦朱子所采又以為取諸韻補皆非也乾隆四十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經集傳卷一

宋　朱子　撰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内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

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

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關關雎(音疽)鳩在河之洲窈(音杳)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

鳩之情摯而有别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静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説詩矣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音杏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音展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故

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已反）之參差荇菜左右芼（音帽叶音邈）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

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葛之覃兮施音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叶居奚反○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叙初夏

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音乂是濩音鑊為絺音癡為綌音隙叶去略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煑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音緩我衣害音曷澣害否如字歸寧父母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污煩撋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污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

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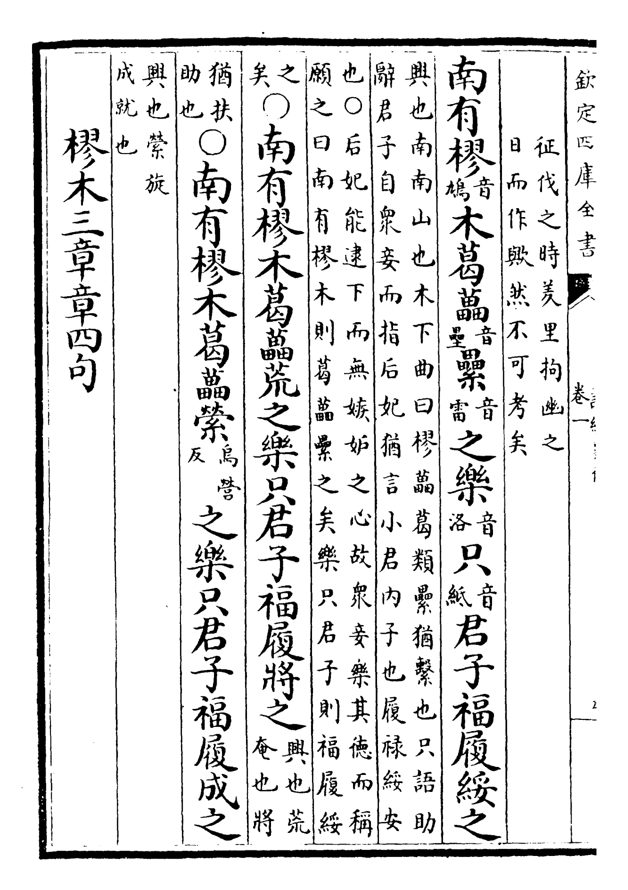
采采卷上聲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户郎反○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陟彼崔音推嵬音巍我馬虺音灰隤音頽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音似觥音肱叶古黃反維以不永傷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陟彼砠音疽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卷耳四章章四句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



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南有樛音鳩木葛藟音壘纍音雷之樂音洛只音紙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興也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羽詵詵音莘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絶貌

○螽斯羽揖揖音緝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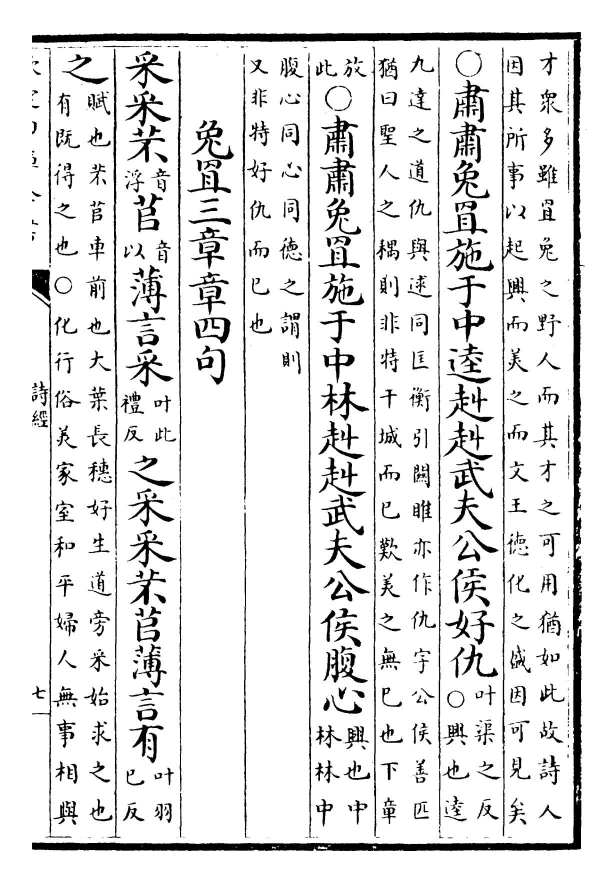
桃之夭夭音腰灼灼其華音花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

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内○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桃之夭夭有蕡音文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桃之夭夭其葉蓁蓁音臻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音嗟又子余反與夫叶椓之丁丁音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内者○化行俗美賢



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叶此禮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有叶羽已反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

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産難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音絜之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不可方叶甫安反思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内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别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

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翹翹音喬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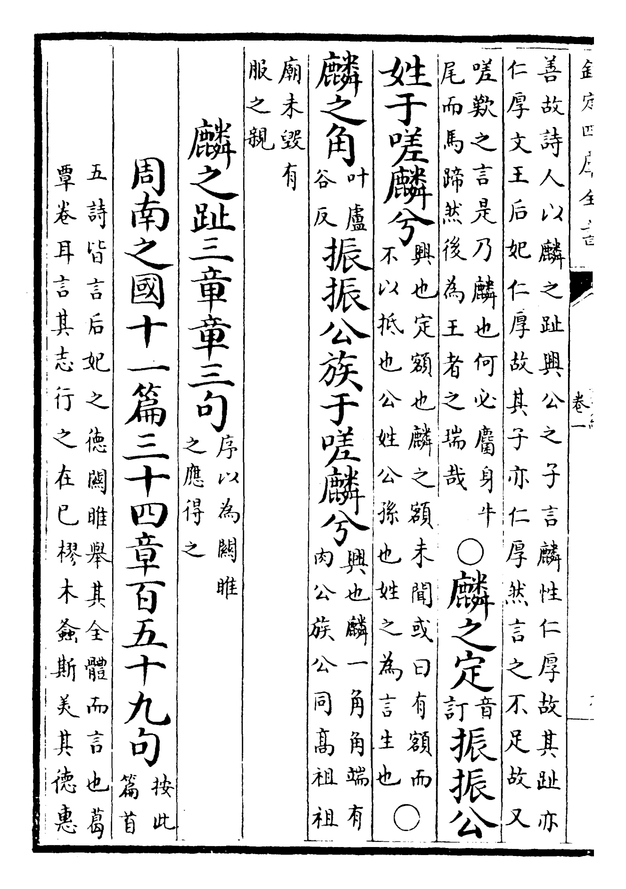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音梅未見君子惄音溺如調音周飢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遵彼汝墳伐其條肄音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魴音房魚赬音蟶尾王室如燬音毀下同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叶奨里反于音吁嗟麟兮

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



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音訂振振公姓于嗟麟兮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

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維鵲有巢維鳩居（叶姬御反）之之子于歸百兩（如字又音亮）御（音迓）

叶魚據反之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静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止反賦也于於也

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于以采蘩

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被音備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音旋歸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音腰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音杭叶乎攻反○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音舉于以湘之維錡音蟻及釜音父○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葅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五反誰其尸之有齊音齋季女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奥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音廢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音跋○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榦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召伯所憩音器○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說音稅○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入聲浥音邑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謂行多露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絶其人言道閒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叶音谷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誰謂鼠無

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叶各空反）何以速我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牡齒也墉牆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音駝）退食自公委（音威）蛇（音移叶唐何反）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羔羊之革（叶訖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

公退食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羔羊之縫音逢素絲五總音宗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興也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叶莊力反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後五反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上聲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音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大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摽有梅其實三叶疏簪反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

謂之 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 音嚖 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嘒彼小星維參 所森反 與昴 叶力求反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音儔 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

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興亦取興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洧反

○興也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已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興也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音跎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俱倫反與春叶白茅包叶補苟反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林

有樸_{蒲木反}樕_{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_{音豚}束有女如玉_{興也}

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舒而脫脫_{音兌}兮無感我帨_{音稅}兮無使尨_{美邦反}也吠_{符廢反}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_{音濃}矣唐棣_{音第}曷不肅雝王姬之車_{興也}

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

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大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奬里反○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音拙者葭音加壹發五豝音巴于音吁嗟乎騶虞叶音牙○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音宗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

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皡皡而不知為之者與唯何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

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詩經集傳卷一

詩經集傳卷二

宋　朱子　撰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

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汎芳梵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音翶以遊比也汎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孺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我心匪席不可卷音捲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音垢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音闢有摽音殍○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日居月諸胡迭音垤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音緩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汚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寃憒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

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絺兮綌兮淒音妻其以風叶為愔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燕燕于飛差初宜反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燕燕于飛頡與絜同之頏與杭同之之子于歸遠于將

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燕燕于飛下上上聲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仲氏任平聲只音紙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荅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呼報反賦也冒覆也報答也○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也日旦

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邪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叶音燥 謔 許約反 浪笑敖 音傲 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

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終風且霾與埋同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終風且曀與縊同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音帝同○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說見上

擊鼓其鏜與湯同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與充同○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鬬志也

○死生契與挈

同

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賦也契濶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濶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音吁下同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師人反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濶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濶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與腰同母氏劬勞叶音僚○比也

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葢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叶後五反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辭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睍 與演同 睆 與莞同 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黄鳥猶能好其音以恱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恱母心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與異同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興也雄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于外而自遺阻隔也○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齋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百爾

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户郎反不忮與至同不求何用不臧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與器同○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有瀰與米同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與晷

同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雝雝鳴鴈叶魚旰反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招招音韶舟子叶獎里反人涉卬與昂同否叶蒲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比也招招號名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

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采葑與封同采菲與匪同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顔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行道遲遲

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音泚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反○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與苟同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胡口反○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

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絶意之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卜反救叶居尤反之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

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强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不我能慉(與畜同)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與讎同叶市周反)

昔育恐育鞫(與菊同)及爾顛覆(與福同)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阻却鞫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我有旨蓄(勅六反)亦以御(音語)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音繪)既詒我肄(音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

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曽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

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旄丘之葛叶居謁反兮何誕音憚之節兮叔兮伯叶音逼兮何多日也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濶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舉里反也必有以也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賦也大夫狐蒼

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音鎖**兮尾兮流離之子**叶獎里反**叔兮伯兮褎**音又**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說同上篇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上聲○賦也

簡簡易不恭

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碩人俁俁音語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左手執籥音藥右手秉翟音笛叶直角反赫如渥音握赭音者叶陟略反公言錫爵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音臻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

兮西方之人兮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黄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禄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毖音秘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齎反孌音臠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

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出宿于泲(音濟)飲餞(音踐)于禰(音你)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奬里反)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音轄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

衛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涓反思須與漕叶徂侯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憂心殷殷終窶音巨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

已焉哉叶將其反下同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音琵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音責叶竹棘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王事敦叶都回反我政事一埤遺去聲叶夷回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

北風其涼雨去聲雪其雱音滂惠而好去聲我攜手同行叶户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只音紙且音疽下同○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寛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寛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音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鵶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音樞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音騷首踟音池躕音廚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音同管叶古兖反彤管有煒音偉說音悅懌音亦

女美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美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亦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音汝之為美美人之貽與異同○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音此河水瀰瀰音米燕婉之求籧音蕖篨音除不鮮斯淺反叶想止反○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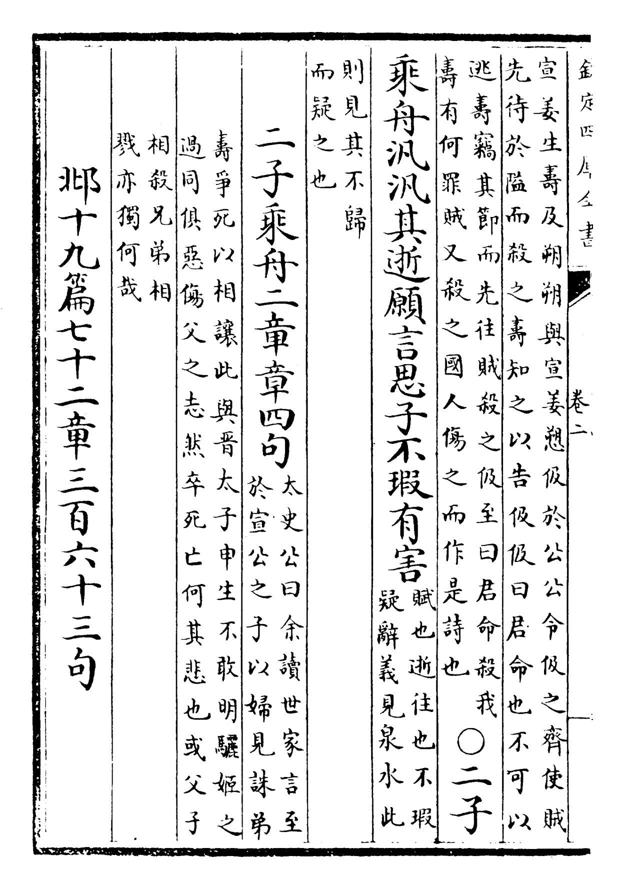
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新臺有洒音璀叶先典反河水浼浼音每叶美辨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絶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二子乘舟汎汎芳劒反其景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



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音萏彼兩髦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它音拖母也天叶鐵因反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音忒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

也以是為慝則其絶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音姤之言不可道叶徒厚反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

也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汚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居河反委委音威佗佗音駝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委

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寛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叶去聲也鬒音軫髮如雲不屑髢音第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敕帝反也揚且音疽之晳音錫叶征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晳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上聲兮瑳兮其之展音戰叶諸延反也蒙彼縐

音皺絺是紲音屑袢音半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叶魚堅反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音院叶于權反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音腰）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矣（賦也）

唐蒙菜也一名兎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叶訖力反）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

矣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叶虛王反○興也鶉鶴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逋珉反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

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説考於歴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音訂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音醫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

桐也梓楸之踈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黒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宫室國人悦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藴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升彼虛音墟叶起吕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居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廼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音稅于桑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

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于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音帝蝀音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比也

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朝隮音賫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斯人反也不知命叶彌幷反也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

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去聲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吾何反○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子子（音結）干旄在浚（音峻）之郊（叶音高）素絲紕（音避）之良馬四之彼姝（音樞）者子何以畀（音庇）之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荅其禮意之勤乎○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旟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

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音谷之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徂侯反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

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音盲叶謨郎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叶户郎反 許人尤之衆穉 音彘 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

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我行其野芃芃音蓬其麥叶訖力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叶新齋反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塗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

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蘊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蘊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奥音與郁同綠竹猗猗音醫叶於何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音限兮赫兮咺况晚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音喧叶况遠反兮

興也淇水名奥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

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音精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音怪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

音責叶側歷反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音倚

重平聲較音角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

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喧）○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音科）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音戈）○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

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音谷○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音祈衣去聲錦褧音熲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襌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

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手如柔荑音啼膚如凝脂領如蝤音囚蠐音齊齒如瓠音互犀螓音秦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叶匹見反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碩人敖敖音翱說音稅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音蹺叶音高朱幩鑣鑣音標翟茀音弗以朝音潮叶直豪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

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叶户劣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許月反**鱣**音邅**鮪**音洧**發發**音撥叶方月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音孑**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音挈○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黄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葭蘆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音癡)抱布貿(音茂)絲(叶新齊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將(音槍)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乘彼垝(音鬼)垣(音袁)以望復

關叶圭員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賦也垝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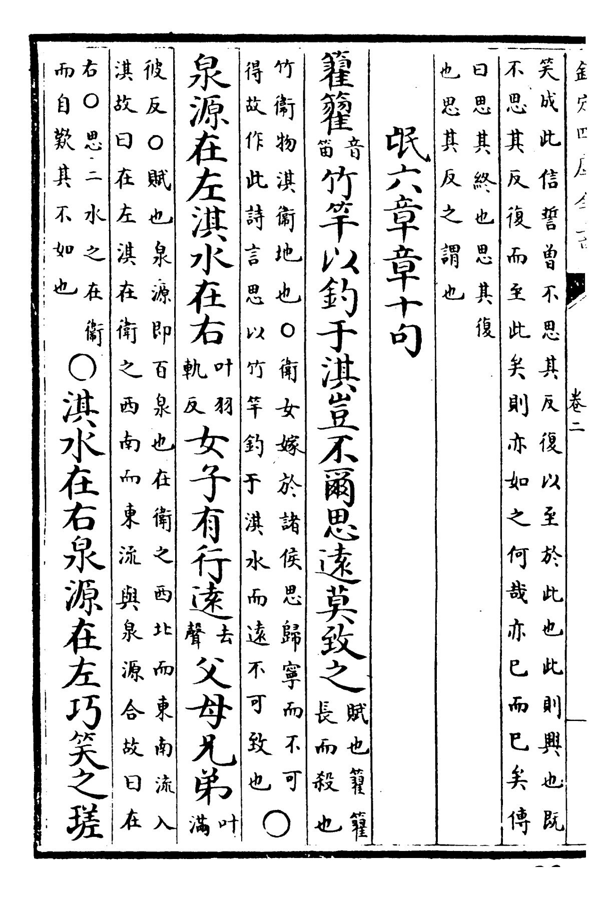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

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貧反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音尖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莊反士貳其行去聲叶戶郎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豪反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音戲其笑

叶音燥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戰反隰則有泮音畔叶匹見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佃反信誓旦旦叶得絹反不思其反叶孚絢反反是不思叶新齎反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



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音笛)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致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叶滿彼反○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

佩玉之儺（上聲）（乃可反）○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音畦）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

兮垂帶悸兮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

誰謂河廣一葦音偉杭之誰謂宋遠跂音企予望叶武方反之賦也

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賦也小船曰刀不容

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兮朅音挈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音殊為去聲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

適音的為容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已容○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焉音煙得諼音萱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妹○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

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録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絶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有狐綏綏在彼

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去聲也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比也瑤美玉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舉里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比也玖亦玉名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濵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襃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

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畀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音咽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齎反○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産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音括叶户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音聒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黄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音疽○賦也陽陽得志之貎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葢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君子陶陶左執翿音桃右招我由敖音翱其樂只且賦也陶陶和樂之貎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反哉懷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蒲蒲柳春秋傳

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穎昌府許昌縣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下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音罕其乾矣有女仳音痞離嘅其嘆音灘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辭也○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

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

也尚庶幾也吪動也〇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兎今兎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葢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兎爰興無為以雉離興百羅也下章放此

〇有兎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音教叶居笑反〇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兎造亦為也覺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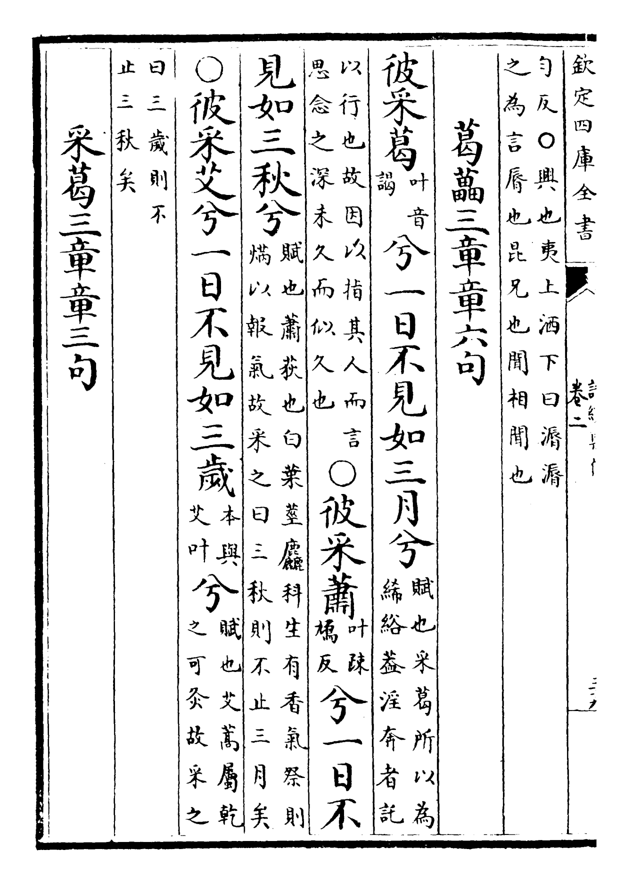
〇有兎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音壘）在河之滸（音虎）終遠（去聲）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己父己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脣）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勻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



匀反○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為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叶音謁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綌葢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彼采蕭叶踈樢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爇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艾叶兮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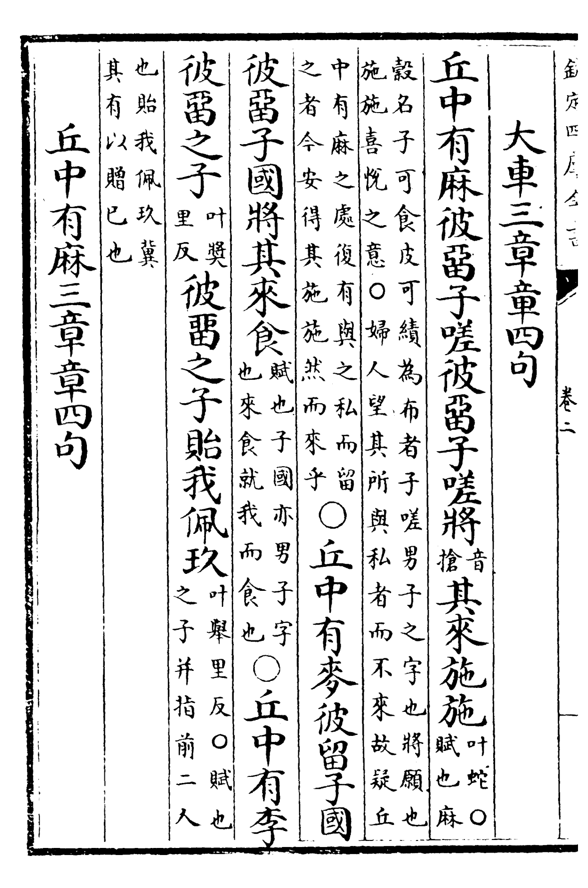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賦也

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大車啍啍音吞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戶橘反謂予不信有如皦音皎日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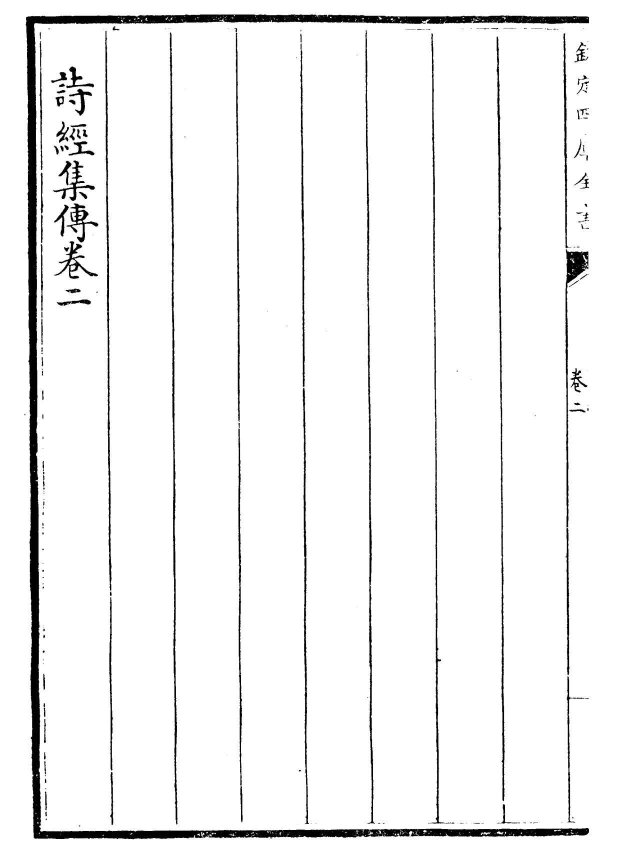


大車三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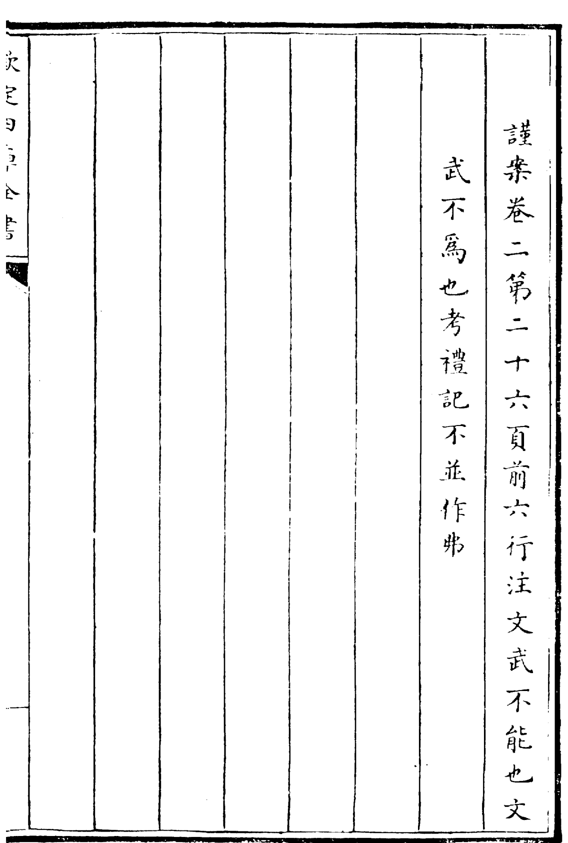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音搶其來施施叶蛇○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奬里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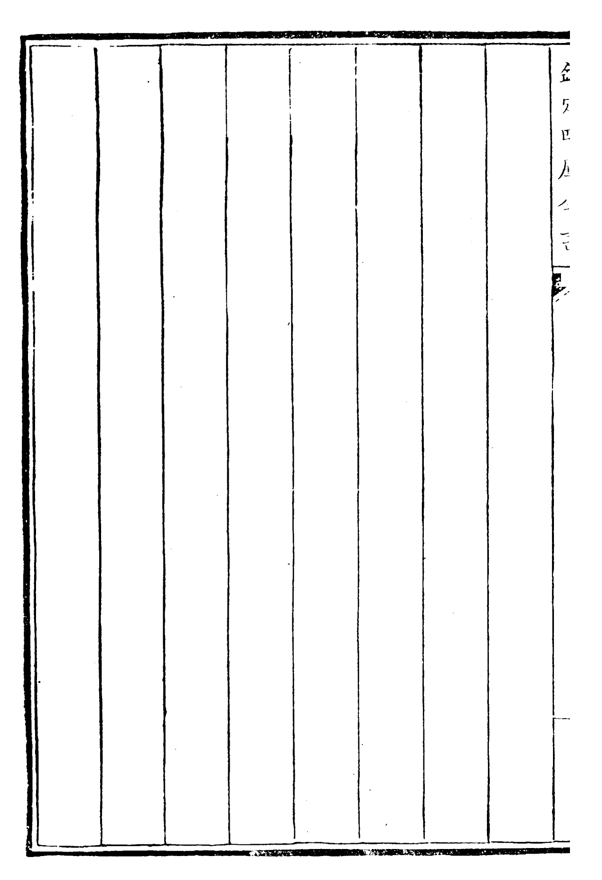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詩經集傳卷二



謹案卷二第二十六頁前六行注文武不能也文武不爲也考禮記不並作弗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樊少巨

謄録監生臣左德麟